

## 詩性的反抗 ——曹乃謙“母親三部曲”母子關係中力與愛的糾葛

雷淑葉<sup>1</sup>

**摘要：**曹乃謙自敘身世之作以“母親三部曲”為代表。在“母親三部曲”中，呈現了一位與傳統母親不一樣的力量型、控制欲強的母親形象，與此相應的是一位懦弱、失語、隱身的兒子。在這種非血緣性母強子弱的另類母子關係中，糾葛着壓制、遵從與隱秘的反抗。曹乃謙的“母親三部曲”不失為一種詩性的反抗。其憂傷的文學底色，與其個性色彩、地域風情以及雁北民歌的基調相一致。也是他內心情感的自然流淌，體現了文學的自覺性。

**關鍵詞：**母親三部曲；雙重力；失語；雁北民歌；詩性的反抗

曹乃謙是山西原雁北地區大同人，其文學創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小說創作與自敘身世之作。小說創作以《到黑夜想你沒辦法》為代表，因汪曾祺與馬悅然的推薦頗為引人關注。自敘身世之作有，《你變成了狐子我變成了狼》（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8），《曹乃謙自敘人生》（時代文藝出版社 2010），《換梅》（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流水四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同聲四調》（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清風三嘆》（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一溜溜山彎彎相跟上》（時代文藝出版社 2020）等。其中《流水四韻》《同聲四調》《清風三嘆》合稱母親三部曲。

曹乃謙自敘身世之作，“所有篇章其軸心是‘我’，而實際都是在寫母

<sup>1</sup>雷淑葉，女，博士，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講師，主要從事古典詩詞及澳門文學研究。

親。”<sup>1</sup>在“母親三部曲”中，曹母顛覆傳統母親犧牲克制與愛的形象，呈現出暴力、專制、強勢的特質。曹乃謙與曹母非血緣性非原生態的母子關係，使“母親三部曲”中母子關係所呈現出的權力糾葛，尤為引人注目。

聚焦曹乃謙“母親三部曲”，探究其中的母親與兒子權力糾葛、進一步追溯作者的寫作動因，可以進一步理解作家的寫作與地域和人生的關係，對準確理解和評價曹乃謙的創作特色與成就至關重要。

### 一、擁有“雙重力”的母親

這裡的“雙重力”指的是權力與拳力。曹乃謙的母親換梅並非傳統母親形象，呈現出暴力、獨斷、強橫的特質。用曹乃謙的話說是“一個英雄的小婦人”，用陳文芬的話說，曹母和曹乃謙“是尋常百姓家的賈母與寶玉”，<sup>2</sup>“賈母擁有權力，曹母擁有拳力。”<sup>3</sup>

將陳文芬與曹乃謙的話結合起來看，就不難發現，曹母不僅擁有拳力，也擁有權力。陳文芬將拳與權分割開來，是不全面的，或者說是克制的。而且，曹母在其鄉親社交範圍內，亦處於權力的核心。當然這種權力不是指社會地位，是指其個人意志對周圍人與事件的影響力。

曹母個人意志對他人的影響力，輻射最深的非曹乃謙莫屬。這在其不顧一切強行“抱走”幼兒時期的曹乃謙這件事情上達到了極致。

曹乃謙小名招人，是鄰居家的孩子。曹母結婚七年沒有生育，在招人七個月大時，將其用米湯餵飽綁在驢肚子底下偷走。從此曹乃謙和原生家庭分離，在曹母的監管和教育下成長。長大後的曹乃謙，迫於曹母的威嚴，即便知道同胞兄弟所在，也不敢相認。直到曹母去世，才回歸原生家庭，那時候

<sup>1</sup> 陳文芬：《清風徐來曹乃謙》，曹乃謙《同聲四調·序》，第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sup>2</sup> 陳文芬：《母親就是故鄉》，曹乃謙《清風三嘆·序》，第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sup>3</sup> 陳文芬：《清風徐來曹乃謙》，曹乃謙《同聲四調·序》，第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父母皆亡。其生母尤為不幸，在曹乃謙被抱走後不久便郁結成疾去世。

曹乃謙在被曹母強行抱走的路上幾經坎坷，九死一生才活了下來，這又仰賴曹母非同一般的拳力。

曹乃謙在《換梅》中記載了種種環生險相：涉河幾乎溺水，過了河又與餓狼狹路相逢。曹乃謙在《換梅》中復述了曹母與狼搏鬥的經過。<sup>1</sup>

狼被曹母以一己之力捅死，受到了當地武松打虎英雄般的待遇，對於曹母來說，她是在生死關頭，保全了自己和偷來的孩子。這兩件事，包括偷偷抱走別人家孩子和路上遇狼，成了曹母最大的精神創傷。晚年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曹母，往往會回到那個驚心動魄的時候，時常以為狼要吃掉曹乃謙，或者曹乃謙遭遇了不幸。曹乃謙在《清風三嘆》裏記載了母親發病的細節。<sup>2</sup>

#### （一）曹母的拳力

回歸作品本身，曹乃謙“母親三部曲”呈現了一位眼裏有光，手裏有刀，遇事不合便拳腳相加的擁有強大拳力的母親形象。曹母用拳頭解決糾紛的事件數不勝數，試舉幾件典型事例：

與同院鄰居的衝突。住在一個院的女鄰居不止一次罵曹乃謙“小要飯鬼討吃猴”，給曹乃謙帶來巨大傷害。以至曹乃謙一見鄰居女人就嚇得躲起來不敢出門，有一次，女鄰居又罵了曹乃謙。曹母為曹乃謙討說法，對鄰居一頓揍。<sup>3</sup>

這是一個典型的暴力使用事件。這件事的結果是，換梅被鄰居女人的警察朋友用纜繩抽打，給曹乃謙帶來心靈創傷。曹乃謙從此最大的理想是長大了當一個不打人的警察。當一個不打人的警察，也是換梅對曹乃謙的希望，轉換成了曹乃謙的理想。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曹乃謙在生活中，一直

<sup>1</sup> 曹乃謙：《換梅》，第14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25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sup>3</sup> 曹乃謙：《換梅》，第37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沒有脫離母親的影響，一直以母親的意志與喜好為方向，將母親的意志和喜好當成自己的意志和喜好。包括後面的工作婚姻、寫作出書等，都離不開潛在的對母親意願的服從。

與鄰居寶寶的衝突。鄰居寶寶多次捉弄曹乃謙，讓曹乃謙很害怕。有一次，換梅以一個大人的身份打了寶寶。她抓住寶寶“像是提着一個提包似的，把寶寶橫着提起來。”“左右用力悠晃，‘爺爺今天非把你扔房頂不可’。”寶寶奶奶說換梅，大人打小孩不講理。換梅說“我就是這麼不講理。你不服氣，來，讓你打我兩下，我不還手。但除了我，誰也不能打我孩子。誰打我孩子，我就沒給他股好的。”<sup>1</sup> 這段記述，既呈現了換梅絕對的拳力，也呈現了曹母對曹乃謙不計後果的保護。

與同學和老師的衝突。同學和老師叫曹乃謙“村猴”，曹乃謙哭得不肯上學。第二天換梅衝進教室去跟老師理論，將老師一頓的羞辱，差點動手打人，直到老師求饒，當着全班同學的面向曹乃謙道歉，曹母作罷。

同學汪靈利用刀扎傷了曹乃謙手指，曹母又衝進教室質問老師，並且揚言，你管不了我替你管，然後將汪靈利打了一連串耳光，直到汪靈利道歉，表示不敢再犯。<sup>2</sup>

總之，無論是曹乃謙遭遇了怎樣的在曹母看來不公和壓制，曹母的解決之道是用自己的拳力掃平曹乃謙前進路上的羈絆。她將曹乃謙置於自己的保護範圍之下，同時也弱化了曹乃謙自我面對壓力和解決紛爭的能力。

## （二）曹母的權力

曹母用暴力解決曹乃謙所可能遭遇的暴力，也用她作為成年人、作為家長的權力乾涉曹乃謙的生活、學習與工作。

<sup>1</sup> 曹乃謙：《流水四韻》，第15—1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換梅》，第51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 1. 對曹乃謙學習、生活的強勢介入

曹母對曹乃謙的交友、在學校的活動、放學回家時間都嚴格管理。曹乃謙在《清風三嘆》回憶，“小學的時候，她不讓我出去跟街坊的孩子們玩，就是逼着我做作業，做完你再做。要不了的話，就說要‘往斷打你的狗腿’。初中時，她放寬了政策，我想跟街坊的孩子們玩，行，領回家，先讓她過過目，過完日後，她做出決定，可以跟這個孩子玩，不可以跟那個孩子玩。”<sup>1</sup>

曹母對曹乃謙的教育方法是批評式、指令式的。曹母對曹乃謙極少表揚，曹母的口頭禪是，做作業去。作業還有做完了的？做完了再做。以至於曹乃謙作業經常做兩三遍。

成年後，曹母改變了策略。曹乃謙說：“我小時候我媽不誇獎我，自參加了工作，我媽一直在表揚我。也不知道是她改了性格了，還是改了策略了。”<sup>2</sup> 由此可見曹母的智慧。

小學升初中，曹乃謙考上了省重點中學大同一中。離家較遠，一個星期回家一次。曹母認為曹乃謙在學校吃不飽，決定讓曹乃謙轉學到離家近的學校。曹乃謙《流水四韻》中有關轉學一段的記敘足可見曹母的絕對權力與曹乃謙的失語狀態，曹母認為住宿學校曹乃謙吃不飽要將曹乃謙轉學，儘管曹父聲稱大同一中是省重點也沒用，曹父認為說要徵求一下曹乃謙的意見，曹母直接大聲說他沒意見。曹乃謙說，“我媽是這個家的說了就要算的人，根本就不會徵求我的意見的。她說回，那我就得回。”<sup>3</sup> 一句“她說回，那我就得回”這樣的語言背後的邏輯是絕對的威權。

### 2. 對曹乃謙工作的強勢介入

曹母不僅介入童年時曹乃謙的學習和交友，成年後，也介入曹乃謙的生

<sup>1</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 115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 55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版。

<sup>3</sup> 曹乃謙：《流水四韻》，第 156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 年版。

活與工作。在拳力和權力的籠罩下，曹乃謙對曹母的感情基調是怕。曹乃謙的工作性質、工作環境，須得一一向曹母匯報。

曹乃謙最開始在紅九礦的宣傳隊工作，後來宣傳隊解散，要下井。曹乃謙的第一反應是“這要叫我媽知道了，可是闖上大鬼了。說上個啥，也不能讓我媽知道。”<sup>1</sup>後來，曹乃謙因為排練節目幾天沒回家，曹母就突然出現在排練現場，說好幾天都夢見曹乃謙在井下讓砸死了。曹乃謙知道母親來是想考驗他或者考察他，看他有沒有說謊，也考察他的工作的地方紅九礦是不是真的像他說的那麼好，以及考察他吃得怎麼樣睡得怎麼樣等。

經過這次的突襲，以後曹乃謙無論在哪裡工作，都會帶着母親去考察。帶母親去看他工作、住宿的地方，帶母親去食堂吃他吃的飯。這是一個個人空間被壓榨的成長模式。

### 3. 對曹乃謙血緣關係的強勢介入

曹母對曹乃謙介入最嚴重的，莫過於對其與血緣親人的相交相處的反對。《同聲四調》裏《二哥》一章寫到了二哥看望曹乃謙。二哥的到來，讓曹乃謙想起他和大哥的交往。

有一次，大哥去看望他，送了他一張照片，他拿了大哥的照片，回去跟曹母復述，同學們都說大哥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結果，這件事在曹家掀起驚濤駭浪：

我媽看了像片後，“啪”地打了我一個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很凶的樣子，質問我他為什麼偷偷地給你像片，他還偷偷跟你說啥了？我愣住了，傻了，我覺得很是冤枉，但也不敢哭……為了這件事，我媽病了半個月，嘴角起泡，祇給我做飯，不跟我說話。<sup>2</sup>

<sup>1</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2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sup>2</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5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這件事對曹乃謙的心理衝擊，曹乃謙沒有細講，不過從上面一段引文亦可感受到雷霆般的震撼。後來他才知道這個大哥是他的同胞大哥，而不僅是族兄。曹乃謙如何度過那段心理失衡的日子，他也沒有講。這是需要品咂和琢磨才能體會得到的傷痕。

日後，曹乃謙刻意回避與同胞兄弟的親密交往，這一僵局在曹母去世後才改善。這次二哥來訪，曹乃謙的第一反應是問曹母是否知道二哥來看他，二哥說不知道，曹乃謙的反應是“覺得有點尷尬，不知道說什麼好。”<sup>1</sup> 相似的情景讓他想起曹母上次的雷霆之怒，心有餘悸。那次，二哥跟曹乃謙講了些曹母換梅的一些事情。

二哥說曹母是個狠角色，是個眼裏有光，有“人們不敢看她的眼睛的那種光”的女子。正是因為有這種光，所以五大媽敢在夜裏一個人行路。狼看見五大媽都躲，不敢靠近。也正是因為五大媽是這麼一個超出了常人的女強人，所以她把你強硬地跟我們家抱走，抱走去養活你，拉扯你，我們家的那個老漢才一百個放心。<sup>2</sup>

從以上的梳理可見，曹母打破了傳統女性溫柔敦厚，犧牲克制的形象，呈現出底層農村婦女當中的另一面相：主持大局，殺伐果斷，是娘家裡的主家女；是夫家中的主心骨。強勢，智慧，有遠見，是一個既擁有權力，又有拳力的女性。

## 二、失語的兒子

在強勢母親和有裂縫的家庭裏成長起來曹乃謙呈現出弱子的典型特性：懦弱，善良，老實，缺乏主見。用曹母的話說是“擔大糞不懂得偷吃的忠心

<sup>1</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 60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sup>2</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 65 - 66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保國”，用雁北方言講是“死相”。在不可控的個人際遇面前，曹乃謙是失語的；在失語狀態下，他進而開始選擇相信命運，認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曹乃謙的個性特點，主要根源是曹母的管教方式。以“母親三部曲”為基礎，歸結曹乃謙在曹母管教下的成長模式，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武斷教育下的艱難成長。曹母對曹乃謙的教育是鄉村式家長的武斷和壓制。《流水四韻》記敘曹乃謙有一次需要步行跟隨母親從鄉下去大同。出發時曹母一定要曹乃謙穿新鞋，新鞋硌腳，走路生疼，曹乃謙漸漸落後。曹母不斷催促，曹乃謙說腳疼。曹母直接衝着他屁股踢了一腳，差點把曹乃謙踢倒在地，並警告他，讓他快走，否則可能會喂了狼。坐下來時，曹乃謙發現自己兩隻腳都在流血。<sup>1</sup>

小升初前，曹乃謙瘋狂愛上了讀書，走路拉風箱隨時隨地都在看書，曹母急了，過問他是不是看的學校發的書，得知是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母親大怒，一把火燒了，曹乃謙不敢爭辯，更不敢去搶。曹母給了他一耳光，打倒在地，又踢了兩腳才算完。

二是過份保護下的孱弱生長。除了打壓式教育，曹母還會過份參與曹乃謙的成長。曹乃謙和小朋友發生了衝突，曹母就會出面擺平。反過來，曹母對曹乃謙的教育則是，有人打了不要還手，交給曹母來擺平。這樣的教育方式，剝奪了孩子獨立處理危機的機會，也剝奪了孩子獨立成長的機會。培養出來的孩子，缺乏獨立性是可預見的。

曹乃謙上小學後，被同學欺負，有同學無緣由地用衣服摔打了他。曹母得知後，第二天就衝去了曹乃謙就讀的學校，喝罵羞辱甚至動手打老師，直到老師道歉為止。<sup>2</sup>

<sup>1</sup> 曹乃謙：《流水四韻》，第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流水四韻》，第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曹乃謙初中畢業，正值上山下鄉熱潮，曹乃謙在老師的動員下寫了表態書。曹母得知後，大發雷霆，打了曹乃謙一耳光，又去到學校跟老師要回表態書，撕得粉碎。<sup>1</sup>

曹母就是這樣直截了當，不跟任何人商量，也不懼怕威權，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一切曹乃謙生活、學習、工作上的事務。時間久了，曹乃謙逐漸失去自我決斷力，成為一個失語、隱身的兒子。

曹母對曹乃謙的過份管控，以及曹乃謙對曹母的過份依賴，並非一成不變，實際上是一個流動的關係。曹乃謙失語和隱身體現在對曹母的懼怕、凡事以曹母的喜惡為轉移、及自身的缺乏主見等，曹母的過份乾涉，也是源於內心的不安全感。

曹乃謙的失語與隱身首先體現在對曹母的懼怕，對高壓的無力反抗。曹乃謙和朋友出去玩水，曹母知道後，跑去把曹乃謙的朋友罵了一通。曹乃謙受到了朋友的排斥，想要跟曹母解釋或者說明，但是不敢，祇在心理活動，他既不敢主動跟曹母說什麼，更不敢批評曹母。在這種微妙的情勢下，曹乃謙無法真正表達自己，也無法真正成長為自己。

曹乃謙的失語與隱身其次體現在凡事以母親的意志與喜好為轉移。曹乃謙最初在紅九礦的宣傳隊工作。宣傳隊突然解散，他可能面臨要下井工作。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下井會不會有風險，而是擔心要是讓母親知道了，那就是闖下了天大的禍。<sup>2</sup> 所以，為了不讓母親看出破綻，他接下來就假裝去上班，直到危機解除。曹乃謙自己也說，他“從小就是個乖孩子，從小就聽媽媽的話，聽老師的話。”<sup>3</sup> 這除了個性的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母強子弱

<sup>1</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 218—219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 年版。同樣的內容在《換梅》一書中第 96 頁也有記錄。

<sup>2</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 21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sup>3</sup> 曹乃謙：《同聲四調》，第 253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教育的結果。

曹乃謙的失語與隱身再次體現在性格的懦弱上，凡事缺乏主動性。愛情與事業，是一個人成長的標誌。愛情上，曹乃謙不僅不敢主動追求，即便面對心儀女孩的示好，也顧慮重重，顧慮周圍人的看法。直到女孩遠走他鄉，曹乃謙失魂落魄幾乎天天以酒度日，但也沒有做任何挽回的努力。祇是回想再也沒人跟他開他喜歡得不得了的葉葉和他的玩笑了。玩笑的大意是，鄉親們問曹母喜不喜歡葉葉，曹乃謙就笑着回答喜歡得不得了。雖然祇是一個玩笑，但背後隱藏着的是最直接權力邏輯。人們都知道，曹乃謙的背後站着一個凡事做主的母親，曹乃謙的一切得他母親說了才算數。工作上，曹乃謙也處處聽曹母的話。他從小便有個願望，要做一名不打人的警察，這是曹母的願望。至於寫作，曹母看着滿牆的書曾對曹乃謙說：“我看俺娃也寫他哇，俺娃要是寫出本書，那比給媽二五一萬也讓媽高興。”<sup>1</sup>這不能不說也是曹乃謙寫作的動力之一。

直到曹母去世，曹乃謙才開始重拾自己被剪斷的人生。《清風三嘆·後記》裏作者寫道：

就在安葬老母親的當天，我才知道，我除了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我還有個妹妹。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而她是1950年出生的。

天上掉下個好妹妹，這太讓我驚喜了。<sup>2</sup>

一個妹妹，一個活生生的親妹妹，曹乃謙是直到母親去世安葬後才知道。而曹乃謙從小就想有個妹妹，一直想把表妹抱到家裏當親妹妹，為此曾不辭辛勞地照顧表妹。天知道，自己竟有一個同胞妹妹，而這是直到曹母去世他才得知。曹母將曹乃謙從原生家庭抱走，給曹乃謙所帶來的影響，雖與當下語境中一般意義的拐賣兒童性質不同，但也並非輕描淡寫。

<sup>1</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1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31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曹母去世後，曹乃謙回歸了原生家庭，曹乃謙是這樣記載的：

在我同胞大哥他們的全力幫助下，我把老母親安葬好之後，便與大哥、二哥、姐姐、妹妹相認了。我媽活着的時候，我是不敢公開與他們相認的。而現在，我把大哥家當成了我的家，一回了下馬峪，就自然而然地住到了大哥家。一年好幾次，時長了就想回下馬峪。回的時候我還到城裏把二哥也約上，弟兄們說呀笑呀，其樂融融。<sup>1</sup>

這個“其樂融融”遲到了很多年。其間的辛酸和苦辣怕是祇有身在其中才知其味。

從以上的梳理，不難看出，無論是求學交友抑或婚姻工作，曹乃謙都擺脫不了曹母的影響。說曹乃謙是曹母的提線木偶或許為過，但無疑曹乃謙在強勢的曹母面前是弱勢、失語、隱身的。曹乃謙對母親的情感也是複雜的，他的情感的抒發也一直是壓抑着的。在這種特殊的生存環境與情感的壓抑下，山西雁北地區的民歌麻煩調和文學創作，成了與曹乃謙的靈魂氣質相契合的抒發工具。

### 三、權力的糾纏與詩性的吶喊

曹乃謙與母親的關係，不是一般的母子關係。這一點研究者少有論及，祇有陳文芬銳利地指出，曹乃謙所寫他和母親的故事“是尋常百姓家的賈母與寶玉”。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應。但是陳文芬認為“曹雪芹筆下的賈母擁有權力，曹乃謙筆下的曹母擁有拳力。”這是低估了曹母的權力，尤其是曹母對曹乃謙的權力。當然，曹母對曹乃謙的壓制並不是完美無缺的，他們母子間權力關係的缺口是造成曹乃謙生命和文學底色憂傷的主要原因，文字是記錄，最終也成就了曹乃謙的詩性反抗。

<sup>1</sup> 曹乃謙：《清風三嘆》，第31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 （一）不完美的權力結構

費孝通《鄉土中國》裏講到，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缺乏變化的鄉土文化中，長幼之間形成社會的差次，往往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這是血緣社會的基礎。<sup>1</sup> 曹母與曹乃謙，便是一種較為穩固的鄉土中國長幼之間的權力結構模式。不過，這種權力結構並不是完美無缺的。

鄉村權力結構建立在血緣關係上。曹母與曹乃謙並非血緣親屬，其家庭組合是特異的，導致其權力結構也是有裂縫的。在權力結構中，曹乃謙處於權力最底端，是服從者，因為他非血緣特性，同時也與生俱來帶着一種不確定性的破壞力。

為了盡可能地消彌這種與生俱來的破壞性。曹母不斷用話術來美化她與曹乃謙母子關係的合法性。這種話術的美化有三層：第一層，曹乃謙生而不凡，出生在正月十五，他將來一定非同尋常，因為這一點，曹母才看中了他；第二層，招人從生下來就很喜歡曹母，一見曹母就笑，對其有超出一般的熱情，是有命中注定的緣份；第三層，如果不是曹母當初抱走曹乃謙，不會有現在的好日子，這一切都是因為曹乃謙生日好，命好。

這似乎成了一個閉環，在這個閉環中，曹乃謙甚至會感激曹母，是她給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飲食，最好的教育。這一切都是因為自己生在正月十五，曹母才看上了自己把他抱走，這才有了他的日後。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命。

這對母子關係與生俱來的裂縫的撕開需要一個契機。契機很快出現，當曹乃謙拿着同胞大哥的照片出現在曹母面前的時候，曹母失控了，揭開了曹乃謙身世的蓋子。還有一個隱秘的裂縫是，曹母抱走曹乃謙幾個月後，曹乃謙的生母積鬱成疾去世，這成為曹乃謙難以言說也難以彌補的傷痕。

<sup>1</sup> 費孝通：《鄉土中國》，第8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曹乃謙的記憶中是沒有生母的印象的。他被抱走，以及生母的離世，他都是無知也無能的。在無能為力的現實面前，他借他人之口，將一切歸於命運，“這是命。命裏注定的事，是沒法子更改的。”<sup>1</sup>

宿命論成了曹乃謙及其家人逃避不堪現實的一把靈器。在宿命論及曹母的嚴陣乾涉下，曹乃謙在外一直有點軟懦的樣子，在內也有一顆倔強的反抗的心，這種內外的撕裂以及堪稱悲劇的命運為他的人生及其文學塗上了一層憂鬱的底色。

## （二）憂傷的出口

音樂和寫作成了曹乃謙憂鬱的兩大出口。他精通各種樂器，熱愛並擅長雁北地區的民歌麻煩調，並且在寫作中與要飯調一拍即合。

勒內·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在其《文學理論》中認為，各種藝術之間有着經常的聯繫，這種聯繫不是簡單的一種藝術決定或影響其他藝術，“而應該被看成一種具有辯證關係的複雜結構，這種結構通過一種藝術進入另一種藝術，反過來，又通過另一種藝術進入這種藝術，在進入某種藝術後可能發生完全的形變。”<sup>2</sup> 應該說，樂器與要飯調與曹乃謙寫作藝術相融合，當音樂藝術進入到文學藝術後，也使曹乃謙的文學作品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形變。比如，雁北民歌的憂傷成了曹乃謙文學的主要基調。其次，雁北民歌的歌詞大量被曹乃謙所引用。再次，雁北民歌的簡約與深情也是曹乃謙文學寫作的特色。在曹乃謙的作品中，器樂、民歌與文學，相互影響與作用，有學者稱之為“民歌嵌入式寫作”。<sup>3</sup>

民歌嵌入式寫作是一種很有意思的說法。曹乃謙也不止一次表達過他對山曲兒的熱愛。他說，小時候鄰居小姐姐啓蒙了他對山曲兒的熱愛，後來放

<sup>1</sup> 曹乃謙：《換梅》，第9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sup>2</sup>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著：《文學理論》，第14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

<sup>3</sup> 高源：《雁北民歌與曹乃謙的文學世界》，《作家》，第8—10頁，2014年7月28日。

牛娃巴存金唱的山曲兒和他的悲劇成了他難以忘懷的記憶。因為喜歡，寫作時就會不自覺地引用和添加；因為實在喜歡，他甚至會一直跟着要飯賣唱的父女走很遠，以至於賣唱的老父親以為曹乃謙看上了自己的女兒。

據曹乃謙師友回憶，曹乃謙不僅愛聽，也愛唱，唱到興頭上往往淚流滿面，聽者亦聞之墮淚。戴紹敏在《曹乃謙自述人生·序言》裏寫道，“他喜歡酒後唱，尤其是唱《要飯調》，‘對壩壩圪梁上那是個誰，那是個要命鬼乾妹妹！’一曲接着一曲地吼唱。無論是曲調，還是詞義，粗獷豪放，真切優美，還帶着隱隱的憂傷。唱得我好感動，終於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了。”<sup>1</sup>曹乃謙的要飯調之所以感人動己，緣於內心深重的憂傷。

### （三）詩性的反抗

曹乃謙的自敘身世之作，以“母親三部曲”為典範，是他對過去的再現，同時也可看作是一種詩性的反抗。這種詩性的反抗，與雁北當地民歌音樂元素的相互作用。這種交互性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個人經歷與氣質，二是鄉土風情的浸潤，三是民歌所具有的原動力。

#### 1. 個人經歷與氣質

曹乃謙對雁北民歌的痴迷與契合，首先是內部的，抑或私人的因素。曹乃謙實實在在有過要飯的經歷，所以鄰居罵他“討吃鬼”“要飯猴”才會那麼強烈地刺激曹乃謙和曹母，引起軒然大波。曹母將曹乃謙抱走後，找不到丈夫，身上盤纏用盡，曾一度流落街頭，乞討度日。曹母像魔怔了一樣跟人要母乳喂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要不到母乳就要小米粥，小米粥也要不到就在墻角架個小鐵桶煮麵糊糊。米麵都沒有的時候，就把要來的窩頭揉碎，放在桶裏煮。<sup>2</sup>

<sup>1</sup> 戴紹敏：《曹乃謙自述人生·序言》，《曹乃謙自述人生》，第4頁，時代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sup>2</sup> 曹乃謙：《換梅》，第20頁，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這是曹乃謙在《換梅》當中所記敘的情節，心軟的讀者看到這樣的文字都要聲淚俱下，更不要說親身經歷，再把這經歷一字一句寫出，也難怪作者經常在寫作當中失聲痛哭寫不下去。

童年時，鄰居姐姐啓蒙了曹乃謙對小曲兒的興趣。曹乃謙熱烈地表示自己對耍飯調的喜歡，他說自己“沒學會走路就學會了唱”。<sup>1</sup>

成年後的曹乃謙對兒時的經歷不置一辭，祇是以曹母的視角和口吻認為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如果說作品是作家的白日夢，那麼白日夢的來源則是童年的壓抑和慾望。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亦可以理解，曹乃謙創作是自覺的文學。作者“祇管理頭去寫”，寫所見所聞所感，甚至連所感都不擺在顯眼的位置，浸在字裏行間，全靠讀者體悟。

## 2. 鄉土風情的浸潤

雁北民歌耍飯調也叫“麻煩調”“苦零丁”“爬場調”“山曲兒”，是上個世紀，山西雁北地區討吃耍飯的所習唱的曲調。聽過《信天遊》的讀者，都會對陝北民歌的熱烈、高亢印象深刻。雁北地區的要飯調與陝北民歌接近。高亢嘹亮，通俗流暢，往往用比興的手法表達熱烈的男女情慾。

作家作品的個性與他生長地方的風土人情密不可分。這早在唐魏徵時已有所論。劉師培亦有所論，認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sup>2</sup> 劉師培所論大抵從魏徵之說生發衍化，認為北方的文藝多質樸少虛飾，多敘事少抒情。這也是曹乃謙與趙樹理、李銳等山西作家的共性。

對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周作人大為讚賞。他說，“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

<sup>1</sup> 曹乃謙：《你變成孤子我變成狼——我與雁北民歌》，《到黑夜想你沒辦法》（附錄），第237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sup>2</sup>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清儒得失論》，第225頁，吉林出版社2017年版。

關係……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寫作就應該真實地強烈表現出自己的個性，“擺脫自加的鎖紐，自由地發表那從土裏滋長出來的個性。”<sup>1</sup>曹乃謙即如此，埋頭寫作，任文字和情感從胸懷裏一瀉而出。有學者認為曹乃謙有我世界的作品缺乏跳脫和轉換思維，而這恰恰是曹乃謙的個性，是他從土裏、從生命裏滋長出來的個性。

周作人非常推重真實有力的文藝，而不看好脫離實際的東西。他認為：“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的空虛的理論裏，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裏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sup>2</sup>汪曾祺稱曹乃謙的作品有股子莜麵味兒，馬悅然認為曹乃謙是最土的鄉巴佬，所著眼的也是曹乃謙這種扎根生活的土地，用原汁原味兒的雁北方言所熬制出來的最鄉土的雁北偏遠鄉村的生活現狀和他自己周邊的眾生相。

### 3. 民歌所具有的原動力

民歌性是曹乃謙作品的另一特色。上文有講到各種藝術之間不是簡單的決定與影響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的。曹乃謙的文學與音樂，就是相互融合與作用的。雁北民歌已經滲入到他作品的肌骨裏。

回溯曹乃謙寫作的動因。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曹乃謙開始小說創作源於與朋友打賭。但是個中人都明白，進入文學創作個人強烈的意願一定是佔着最大比例。而創作的原動力來源於內心不吐不快的郁結，這在古今中外的創作論中都有論及。《毛詩序》有“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所強調的即文學創作乃表達的需要。司馬遷提出“不平則鳴”，韓愈進一步指出“歡愉之辭難工，

<sup>1</sup>周作人：《地方與文藝》，《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觀念》，第4頁，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sup>2</sup>周作人：《地方與文藝》，《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觀念》，第5頁，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愁苦之言易好”。曹乃謙的文學創作即來源於其“不平則鳴”的強烈表達願望。而且，由於其個人經歷與雁北偏遠地區的窮苦閉塞與生存的艱難，都造成其“愁苦”的基調。這些是外部因素。

文學所創造的世界，是一個與經驗世界既有重合又不完全重合的獨特世界。曹乃謙生活的世界裏從童蒙時起就灌滿雁北民歌，所以他的文字裏嵌入民歌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曹乃謙擅長多種樂器，對民歌有發自靈魂的熱愛，馮夢龍在《敘山歌》中明確表示“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sup>1</sup>，曹乃謙作品中的民歌小調確實具有“假詩文”無法相比的獨特味兒。李銳就稱道其歌唱是衷心地發自生命的嘆息。<sup>2</sup>曹乃謙可以說即是借用民歌與民歌式的文學創作來抒發內心的郁結。這與歌曲在古老時候的特性一脈相承。

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指出，對於歌曲來說，“我們所說的詞或形式的意義的那種東西，對他們（原始人）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原始人對這些歌曲有無窮的興趣，因為自遠古以來，它們的神秘力和魔力是眾所周知的。最精確明瞭的翻譯也不能代替這些費解的歌曲，因為它們不能完成同樣的作用。”<sup>3</sup>這是音樂，包括樂器和民歌等藝術的魔力所在。音樂是跨語言、民族與國界的聲音藝術。曹乃謙自言，愛情、音樂、大自然，這三樣最能感動他。他寫無法抵達的愛情，他寫如自然一般的原始生活，他寫直抵靈魂的音樂。他寫慾望與飢餓。

#### 四、結語

一個作家的寫作內容跟他的寫作動機不無關係。儘管多種渠道傳達出的信息是，曹乃謙走上小說創作的道路緣於與朋友的打賭。實際上，這祇是一

<sup>1</sup>馮夢龍：《敘山歌》，第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sup>2</sup>李丹宇：《厚土·鄉巴佬·莜麵味兒——曹乃謙小說地域文化略論》，《創作研究》，2008年第1期。

<sup>3</sup>（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第174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個助力。曹乃謙“母親三部曲”用冷靜客觀的筆法記敘發生在曹乃謙及曹母之間從出生到死亡的種種細節，與其說是打賭，不如說是個人口頭史的記錄與書寫。曹乃謙正是用文學這種詩性的反抗方式來再現他與曹母之間復雜的情感和糾葛。

曹乃謙自己談創作，講到“自從看了馬克·吐溫的小說後，我就學習他那口語化的語言，在課堂上寫作文時，再不費腦子來編美麗的詞兒。平時心裏怎麼想嘴裏怎麼說，那我手裏就這麼寫就行了。高爾基把生活中的瑣碎事情寫得那麼有趣味有看頭，這對我也有很大的啓發。”<sup>1</sup>曹乃謙“母親三部曲”便是著重記敘生活中的瑣碎事情。

所以，與其說曹乃謙“母親三部曲”是對母愛的歌頌，不如說他借着再現歷史，表達對人生無奈的消極反抗，這是詩性的吶喊。這種詩性的吶喊與他酷愛耍飯調，愛聽愛唱，一唱便會令聽者亦為之動容，傷心落淚的生命的吶喊一脈相承。

---

<sup>1</sup>曹乃謙著：《清風三嘆》，第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